

俠盜圓仇記



黑龍江

849

责任编辑：任国栋 吕观仁

封面设计：宣 森

封面题签：李延沛

侠盗恩仇记

Xiadao Enchouji

章禹纯 主编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地段街179号)

黑龙江新华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787×1092毫米 1/32 印张 2.16 插页 2

字数 160,000

1989年5月第1版

1989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3,600

ISBN 7-207-01046-X/I·516 定价：2.85元

出版说明

中国古代，特别是明清时代，民间说唱文学，包括评书、鼓词、弹词、宝卷等，日趋繁荣。现存古籍中此类作品占有较大比重。其中优秀作品大都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现实，在今天仍有进步的思想教育作用和认识意义。一些作品来自民间艺人之口，内容丰富，情节曲折，形式活泼，语言生动，为广大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具有一定的娱乐性。为适应不同层次读者的需要，我们选择其中优秀作品，由整理者进行校点、加工整理后，予以出版。

在本丛书中，整理者主要作了以下几项工作：

- (一) 选择善本作为工作底本，与他种版本参校，订正讹脱衍倒。
- (二) 对原书中某些不健康的情节及语言，进行必要的删改。
- (三) 对某些不易于为一般读者所理解的古吴语方言及苏白粤白闽白，进行适当的规范。
- (四) 对某些卷目混乱的本子，予以重新编目。
- (五) 对某些唱本的道白，为使读者阅读方便，增加了必要的标明人物身分的文字。

由于这些作品的时代所限，在思想内容方面掺杂的某些封建性的东西，考虑到情节的完整性，尚不能完全剔除，如

一夫多妻、神佛鬼道、迷信色彩等。希望读者在阅读中注意加以甄别剔除。《侠盗恩仇记》为本丛书之一。

限于编者水平，本丛书中的缺点错误在所难免，竭诚希望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序

章培恒

流行在我国民间说唱，品种繁多，十分值得重视。但在长期的封建社会里，却一直为大雅君子所不道，偶有个别人略加注意，其人也大抵为社会地位不高文人。直到五四运动以后，才有学者加以收集、研究，郑振铎先生并且写了一部《中国俗文学史》；但总的说来，这样的学者为数既少，工作也还处于草创阶段。后来由于“左”的路线干扰，说唱中的许多东西都被视为封建糟粕，收集和研究都受到阻挠，到了“文革”期间，终于全都停顿了。

其实，说唱中是有很多优秀的文艺作品的。不仅元、明间的《三国志通俗演义》、《水浒传》原都属于民间说唱的系统，就是在以后也不乏其例。我国的杰出学者陈寅恪先生就曾以思想、结构、文词三个方面对清代陈端生的弹词《再生缘》作过如下的高度评价：从思想说，书中“自由及自尊即独立之思想，在当时及其后百余年间，俱足惊世骇俗”。从结构说，“综观吾国之文学作品”，“若为集合多篇之文多首之诗而成之巨制，即使出名家之手，亦不过取多数无系统或各自独立之单篇论文，汇为一书耳”；“凡吾国著名之小说，如《水浒传》、《石头记》与《儒林外史》等书，其结构皆甚可议”；而《再生缘》则“结构精密，系统分明”。“端生之书若是，端生之才可知，在吾国文学史中，亦不多见”。就文词说，“《再生缘》之

• 1 •

文，“在吾国自是长篇七言排律之佳诗，在国外亦与诸长篇史诗，至少同一文体”；而其文词所以佳妙，“实由于端生之旨由活泼思思，能运用其对偶韵律之词语，有以致之也”。（《论再生缘》，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寒柳堂集》56~66页）所以，在说唱中存在着我国文学史上的杰构，实无疑义。

当然，正如我国古代诗人中只有很少几个足以与李白、杜甫并驾齐驱，在说唱中象《再生缘》这样的作品也并不多。然而许多说唱都具有感情朴素、真实的特点，描写或自然、粗犷，或细腻、生动；它们能在长时期来受到无数人的喜爱，绝非倖致，其可作为今天文艺工作者的借鉴的，为数当不在少吧！

而更为重要的是：作为民间说唱，它是跟绝大多数中国人的思想感情相通的，夸张一点说，在这里可以看到过去中国的灵魂，而过去的中国跟今天的中国之间，实在也难以有截然的分界，所以，研究说唱，其意义绝不仅仅限于文学史的领域；它对我们了解过去乃至今天的中国都将产生很大的作用。

然而，由于本文一开头所提及的原因，民间说唱的一般的爱好者和研究者在今天要找一些有关的作品，殊非易事。尽管在四人帮被粉碎以后，有的出版社也出过一些这方面的书，赵景深先生在生前还给中州古籍出版社主编过一套《中国古典讲唱文学丛书》，但比起浩如烟海的民间说唱来，已出版的数量实在太少了。所以，我对章禹纯同志主编的这套《中国古代民间文学丛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出版深为欣喜，并且衷心祝愿她的成功。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四日

于复旦大学

目 录

第一回	施公任江都	义收黄天霸……………	(1)
第二回	施公升大堂	书吏查积案……………	(5)
第三回	白焕来喊冤	贡生来告状……………	(10)
第四回	知府找施公	差人去验盗……………	(14)
第五回	施公请二将	天霸劝天保……………	(19)
第六回	天霸去办差	赫天保看衙……………	(24)
第七回	好汉说春点	到了月来店……………	(28)
第八回	二贼忙让客	口中翻贼语……………	(32)
第九回	佛珠去搬兵	要害美英雄……………	(37)
第十回	天霸混出店	吓坏二弟兄……………	(42)
第十一回	爷们诉前情	王氏说实话……………	(50)
第十二回	王翠平舞刀	黄天霸赌盗……………	(55)
第十三回	夫妻试饮酒	黄天霸隐身……………	(66)
第十四回	定计盗宝衣	送回显奇能……………	(71)
第十五回	吓走贼李太	独闯红旗沟……………	(80)
第十六回	铜头通消息	天霸说谢虎……………	(88)
第十七回	谢虎使诡计	天霸中药钉……………	(99)
第十八回	李太报喜信	翠平思英才……………	(104)
第十九回	翠平救英雄	李太逼自尽……………	(111)
第二十回	英雄哭婶母	谢虎瞒众人……………	(120)
第二十一回	李五念天霸	旋风引路行……………	(124)
第二十二回	路遇二贼丁	夜入马神庙……………	(128)

第二十三回	投奔马神庙	洪周暗定计……………	(132)
第二十四回	庙中问洪周	三友拿天霸……………	(136)
第二十五回	天霸骂三友	三友探洪周……………	(140)
第二十六回	恶僧抢民女	佳人思自尽……………	(144)
第二十七回	瑞青灌恶僧	计救黄天霸……………	(148)
第二十八回	二女齐用力	天霸出肉牢……………	(156)
第二十九回	英雄又误事	三友留金鏢……………	(160)
第三十回	再探贼洪周	阎三友报信……………	(166)
第三十一回	恶贼人回庙	禅堂外受惊……………	(172)
第三十二回	众贼下毒手	黄天霸受绑……………	(176)
第三十三回	路碧莲思夫	误走刘家营……………	(181)
第三十四回	路碧莲问信	投宿马神庙……………	(185)
第三十五回	洪周诓路氏	碧莲探机关……………	(190)
第三十六回	众贼失口风	路碧莲救人……………	(195)
第三十七回	钟内扣英雄	夫妻两相认……………	(199)
第三十八回	黄天霸放火	阎三友贪花……………	(204)
第三十九回	老洪周丧命	贼谢虎逃跑……………	(209)
第四十回	众贼大交锋	路氏显奇能……………	(213)
第四十一回	二姐妹还家	李天成烦恼……………	(217)
第四十二回	众恶霸抢亲	定计杀贼人……………	(221)
第四十三回	半路遇狂风	夫妻两失散……………	(225)
第四十四回	黄天霸投宿	冯老儿舞剪……………	(228)
第四十五回	冯小姐比武	黄天霸逃走……………	(235)
第四十六回	巧遇捉虎僧	投奔三官庙……………	(239)
第四十七回	刘芳大发怒	冯老儿被屈……………	(242)
第四十八回	英雄小聚会	暗访一枝桃……………	(246)
第四十九回	天霸捉谢虎	施公再受封……………	(250)

第一回 施公任江都 义收黄天霸

《西江月》：

大清天下一统，万国来朝中原。朝中出了一能官，
果真河清海晏。黄旗三甲汉军，恩赐御名不全。二
次江都去赴任，七品前程知县。

闲词道罢，书归正传。话说大清朝自康熙即位，真是风
调雨顺，外国来朝。朝中俱是保国治世能臣。列位端坐，细
听在下道来。

头位本是老郭秀，达摩苏王是奎元，三朝元老名冯勋，
九门提督叫陶谦，乌公敖公梁九官，山东有个刘统勋，邵大人
是个吏部官。佟素二家江山保，巴图鲁佛伦在朝班。山西有
位孙家干，彭朋断事如神仙。卫珠李玉忠良将，张朋这正坐
太原。乐亭县里干得木，江都县里施不全。王府六部且不表，
九卿四相也不言。

且说康熙佛爷坐金銮，这些俱是保国忠良，朝内五府六
部言讲不上。内有一位贤臣，系镶黄旗汗军三扎领下当差，
姓施名洪，官居赛海侯。所生二子，长子名士彪，次子名士
伦。他次子士伦这位爷，是两榜进士，满汉文字皆通，内才出
奇。一心想要做官，多要文武官保举他出任。这一日，万岁
驾设早朝，众位老爷把施老爷带进朝去，来至品级阶前，一

十八块金砖以下，双膝下跪，口呼万岁：“奴才施士伦见驾。”

皇帝爷正在龙书案看保举的奏章，听龙书案前口称奴才见驾，慢闪龙目观瞧，才知是他爱卿的次子见驾。万岁怎认他呢？只因奏章上写明白。万岁一见这位爷五官不全，秃头麻面，龙心不悦。把龙抓手望龙书案上一拍，连声皆响，说：“不许扎达拉哈引见。”施老爷闻听，暗暗说道：“这是瞧我有残疾。”他见皇爷恼怒，复又叩头，口呼万岁，说：“奴才有诗一首，不知我主愿听否？”老佛爷闻听，心内沉吟，说：“这奴才还要显才。你作来，朕听。”施老爷又叩头：“请我主赐一题目。”老佛爷说：“你照你身体作来。”施老爷闻听，说：“谢主龙恩。听奴才作来。”

诗曰：秃头明似月，麻面满星辰。独眼观邪正，腮歪问事真。罗锅来见主，胸内满书文。只手扶社稷，单脚跳龙门。

这位爷将诗做完，老佛爷闻听龙心大悦，说：“你真有奇才，朕赐你御名‘不全’。”施老爷说：“谢主龙恩浩荡。赐奴才一品之职，恐其文武不服，望我主赐奴才个小小的前程，到后来有功者升，无功者罚。”老佛爷闻听，心中喜悦，说：“既然如此，朕赐你七品知县。”施老爷说：“谢主龙恩。”皇爷又吩咐内臣梁九官即到吏部查缺。梁九官传下口旨，老佛爷驾回皇宫，群臣亦散，施老爷下殿即到吏部领凭。

吏部邵大人回至衙中察看明白，唯有江南扬州县缺，叫手下人等吩咐施老爷走马上任。施老爷闻听不敢怠慢。急忙回了府中，辞了父母。兄嫂，带领夫人李氏、丫环春红、用人施安、施宁，即奔扬州上任去了。

施老爷带领家眷起了程，够奔扬州大路行。晓行夜宿住一住，饥食渴饮停一停。走了今日盼明日，过了一城又一城，书要截简方为妙，免得罗索困明公。这日到了江都县，三班六房齐来迎。施公进了衙门内，整整歇了三日工。正值良辰黄道日，老爷按印把堂升。三班六房把堂上，施公开口把话明。我施某到此把官做，尔等具要安守行。若是违了我的命，万岁严律不能容。仆人闻听说知道，不必老爷细叮咛。吩咐已毕把堂退，三班六房下公庭。

自从施爷为县令，江都黎民得太平。收下英雄人两个，还有王家二弟兄。这是官清民也顺，真是百姓乐安宁。

话说施公在此为官，不亚如孔夫子周游列国，逢贼必拿，镇恶除邪，舌能嘴巧，善断奇案，不辞劳苦，竟无投案的，官司断了九十七。自从到任收了两家英雄，头一位家住绍兴府大黄山望江凸，有一位黄老英雄，名三太，字彪。所生一子，名天霸。这位爷，自从八岁学艺，十二岁上道，十六岁执掌南霸天，人称玉面太岁。黄天霸在哪儿收的呢？在望海楼收的。皆因杀官盗印，在书房遇见施公爷，善能说词，收了他，人在衙中当差，认为义子，改名施忠。

二家好汉是山东武定府赫家店人氏，有位老英雄，名叫赫兆龙，人送外号“飞山虎”。膝下一子，名叫天保。人称“显道神”。自从他二人保官以来，拿过九黄七珠、龙三谢四，鹰七雁八，访过王毛虎，拿过关大盟。灭过多少的绿林，杀过三十七名贼人，此后江都县内平安无事。

施老爷在任坐了二年半的工夫，老佛爷见喜，钦点杭州知府，也不用进京朝见，叫他越级高升。那位爷说了，你说

这书还有年头无有？有年头。这是我国康熙四十年六月上旬上任。且说施老爷在书房，忽然想起一事，暗道：“我施某在此居官二年有余，不知案件清白无有？”想到这里，回头叫道：“施安！”施安说：“伺候老爷。”施公说：“你到前班房吩咐，即刻升堂。”施安闻听，向外就走，嗖嗖嗖到了前班房，一声喊道：“各房先生听真：老爷吩咐下来，就要升堂，快快伺候。”这一声不大要紧、惊动了三班六房的先生、人役等，俱都立在堂上两旁。

且说施安吩咐已毕，回到书房禀老爷得知：“小人吩咐下去，请老爷升堂。”施公闻听，顶冠束带，出了书房，来至大堂归坐位。只见那些书吏三班人等上前请安已毕，站立两旁。施公望下一看，叫道：“各房书吏听真，你老爷坐堂无有别事，我问各房的案件办完无有？”众书吏闻听，一齐言道：“回禀老爷：各房案件俱都办完，无有差错。”施公闻听，微微冷笑，说：“并非我烦劳各位，只因我目下要升杭州去了，不管江都的事了。恐怕有差错案件，新任官翻出错来，说我施某作官不明。”众书吏又一齐说道：“老爷不必挂心，俱都办的明白。”

施公闻听，满心欢喜，就要退堂。忽听衙门之外一声喊嚷：“小民冤枉！”施公说：“人带进来，他若是庄稼、买卖、手艺人等，俱胆小，不用吓唬他。”施安答应了一声，说：“是”，向外就走。不多时，来至二门以外，定睛观瞧，见那边来了一位长者，头戴驼绒，身穿土服，腰系丝绦，足踏翁鞋，手扶拐杖，面如古月，皱纹堆累，满眼落泪，往前而走，口口只喊：“冤枉！”

施安急急忙忙上前挽住，说：“你这老儿早不喊冤，晚不

告状，单等这个时候。你有了冤情了。我们老爷剩两月就升走了，你等新官到任再告，何所不好？”那人言道：“小民实实等不得了。”施安说：“不用说了，跟我走吧。”不多时，二人来至堂口，施安说：“跪下！”那人急忙跪倒叩头，口称：“青天大老爷，与小民作主。”

施老爷慢闪虎目往下一瞧，只见那人满眼流泪，有六旬以外，必是他有冤情。一声问道：“你快将状词呈上。”那人言：“小民无有状呈，口诉。”施公说：“既无状呈，口诉，要说个明白，家乡住处，姓甚名谁，有何冤枉，要你说明。”那人叩头说：“青天大老爷容禀。”

老者跪倒泪涟涟，口口声声叫青天。若问小民名和姓，细听小民表一番。家住本县东南二十五里，地名叫做白家滩。小人姓白名白焕，今年整整六十三。祖遗财产有千顷，小民自幼务庄田。娶妻本是李氏女，膝下无有拜孝男。咱家所有一个小女，乳名叫做白玉莲。

第二回 施公升大堂 书吏查积案

且说白焕说：“我膝下只有一女。”施公说：“我问你的家下。”白焕说：“大老爷容禀。”

咱家所生一个小女，乳名叫做白玉莲。今年方交十七岁，住在北楼一上边。贼人三更进宅院，飞在北楼一上边。不用

细说我知道，必然要把女儿奸。我儿不从奸情事，贼人他把双眼翻。单手单足剥了去，割去人头挂楼前。大开胸膛死的苦，遂后又杀两丫环。楼下杀了更夫俩，五口人命死的冤。骡马拖去十一口，还有绸缎银子钱。清晨家人告诉我，小民上楼看一番。我家冤屈来告状，口诉冤枉到堂前。这是小民冤情事，不敢瞒哄老青天。白焕从头说一遍，吓坏七品干国贤。

且说白焕从头至尾细说一遍口状，施公闻听此言，只吓得激凌凌打了一个寒战，只觉脑子后头走了真魂一般，说：“哎呀，白焕，你家人丁五口被贼人杀害。这，这贼人可是甚么名字。叫老爷去拿谁去。从来告状也得有个名姓。这无名无姓怎么办。我说白焕哪，若叫别的官问案，准打你个妄告不实。”白焕又口称：“青天大老爷容禀。”

白焕开口把老爷尊，小民还有冤屈情。听说老爷清如水，如同纱照万盏灯。无头案断真不少，何况民子这一宗。总是老爷志自广，访拿贼人显奇能。拿住恶贼把仇报，与民除害得太平。若把贼人全拿住，一层恩报十层恩。白焕诉罢哀求话，施公复又叫一声。

施公开口说道：“既然如此，白焕你暂且回家，买几口棺材，将尸首盛殓，等候你老爷差人前去验盗。验看明白，你老爷与你拿贼人就是了。”回头叫声：“张龙，张虎！”二人答应一声，说道：“伺候老爷。”

施公说：“你二人跟随白焕到他家中小姐楼上验看明白，贼人从哪来的，从哪走的。小姐死在床上床下，丫环死在门里门外，更夫死在楼上楼下，贼人走时有什么踪迹无有，回来

禀我知道。”张龙张虎答应一声，来至白焕面前，说：“老头子走罢，上你家验看！”白焕闻听站起身来说：“二位上差，快跟小老二走吧。”你看他三人一齐迈步向外而走，出了衙门，直向白家滩去了。按下不提。

且说施公只见白焕去了，心中暗暗念道，“这个贼人胆子真也不小，夜晚竟敢进宅抢夺金银，杀害人命。不但说是被盗，八成内里还有奸情。若是大盗，必有押记。若无押记，也许他家小姐做苟且之事，被旁人杀害，也是有的。果真外是，贼人行刺无名无姓，叫我施某如何处理？”

施公一阵口打咳，伸出虎腕桌案拍。眼望官升杭州去，不想白焕告状来。告的贼人行刺抢，五口人命甚苦哉。杀害人命逃出去，谁知哪是他的宅。

等差验盗回衙门，若有押记便明白。施公思想多一会，要想退堂站起来。

且说施老爷想罢多时，才要退堂，听的衙门以外马摆鸾铃，来了一人。骑着一匹坐马，跑至衙门以外，跳下马来，将马拴在卡行木上，向里就走。连连喊叫说：“父台呀，生员冤枉。”

施公爷闻听此言，复又坐下，说：“得了，又来了喊冤的了。怎么这么凑巧，都赶今日，前一拨，后一拨，有那么一齐来，何等不好。”说罢，一声叫道：“施安，你去看看喊冤之人，必是个有功名的，口口自称生员二字。”施安闻听，迈步向外就走。一行走着，观看起来了。

施安闻听向外行，抬头仔细看分明。来到二门止住步，见喊冤人好威风。一行走着一行喊，喊的生员甚苦情。复又

仔细看一看，那人穿的实实精。头戴苇帽金顶耀，铁杆缨子血点红。天青纱袍甚合体，外套大褂雁尾青。腰中系条垂双穗，粉底皂靴足下蹬。年纪也有三旬外，满脸慧气喊连声。连连只把父台尊，冤枉冤枉好苦情。施安看罢多一会，再把施公明一明。

话说施公正然向外观瞧，只见那人来至公堂以上，深深施了一礼，口称：“父台，生员礼过去了。”又道：“冤枉！望祈父台快与生员作主。”施公闻听口称生员，暗道：“我必得与他个体面。”站起身来，满面带笑，口称生员说：“不知你什么功名在身？”那人答道：“治下拔贡。”施公说：“原是贡生老爷到了，请坐吧。”那人答道：“贵台衙署公堂，哪有我贡生之坐。我家被盗，前来喊冤。”施公说：“贡生老父，贵姓高名，居城居乡，府内有何事情，一一说来。”那人闻听，口称：“父台细听，生员上禀。”

生员开口泪纷纷，不住连把父台尊。家住离城三十里，地名叫作西李村。生员姓李叫李玉，今年三十零一春。父母生下兄妹俩，有个胞妹女钗裙。妹妹年长十八岁，用有丫环楼上存。昨夜贼人进宅内，杀了我妹女千金。剥去手足还不算，挖去二目血淋淋。大开胸膛死的苦，割下人头挂楼门。使女杀了整两个，又杀更夫二个人。我家人命整五口，抢去绸缎共金银。骡马抢去十七口，贼人远走不知寻。这是生员实情话，不敢瞒哄父台尊。生员诉罢冤枉事，难坏皇家七品臣。

施公爷闻听李贡生之言，只吓得胆战心惊，暗暗的叫声：“苍天！可坑了我了！方才白焕告状，他家人命五口。这

又是五口。一共十口人命，慢说七品知县，就是四品黄堂他也担不了。人命非同小可，登时之间，就把施公爷急了一身躁汗。又一声叫道：“贡生老爷，这也是你的时运。我施某暂可，且清回去，即差人前往验盗也就是了。”施公又叫道：“张子仁，穆公然，你二人跟着李老爷家下验看明白。照张龙、张虎他二人一样行事。”张子仁等应了一声，说着离了公堂来至马房，备了两匹牲口，拉到衙门以外，即等李贡生起身。不多时，李贡生也出了衙门。来到自己马前，解了系绳，扳鞍认镫上了坐。遂叫道：“二位公差跟我走吧。”他二人一齐同去了，按住不提。

且说施公爷自从李贡生去后，可就犯起愁肠来了。

施公一阵皱双眉，骂声胆大狂徒贼。不知你在哪居住，无名无姓可是谁？两家人命整十口，这样强贼了不得。两月工夫去上任，好些人命倚靠谁？等着验盗回来转，定计好去拿恶贼。恶贼不在本城住，一定远去似鸟飞，施公立起把堂退，只听车响似阵雷。

施公爷又要退堂，听得衙门以外忽噜噜连声响，原来是来了一辆小车，在前头有一位顶马，后有两名跟役。小车本是双辕旁门，后挡拖着围子。一直闯进大门，又奔二门。只听车内连连叫道：“施士伦那，施士伦，你今做的好官，我特来找你算帐！”施公爷闻听这句话，说：“得了，这是我的婆婆到了，提起我的名姓来了。”施公这话心中之话，并未说出口来。施公爷又一声叫道：“施安，你去瞧瞧来的这位不是府就是道，必是咱爷们的上司官。”施安闻听此言，迈步向外就走。一行走着一行观看起来了。